

日本电视
精装小说

没有家的女孩



没有家的女孩

野岛伸司——著

孙慧敏——译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封面设计:李 萌

日本电视小说精品

没有家的小女孩

野岛伸司—著

孙慧敏——译

出版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长春市新华书店

印 刷: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26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5387-1982-9/I·1018 定价:10.5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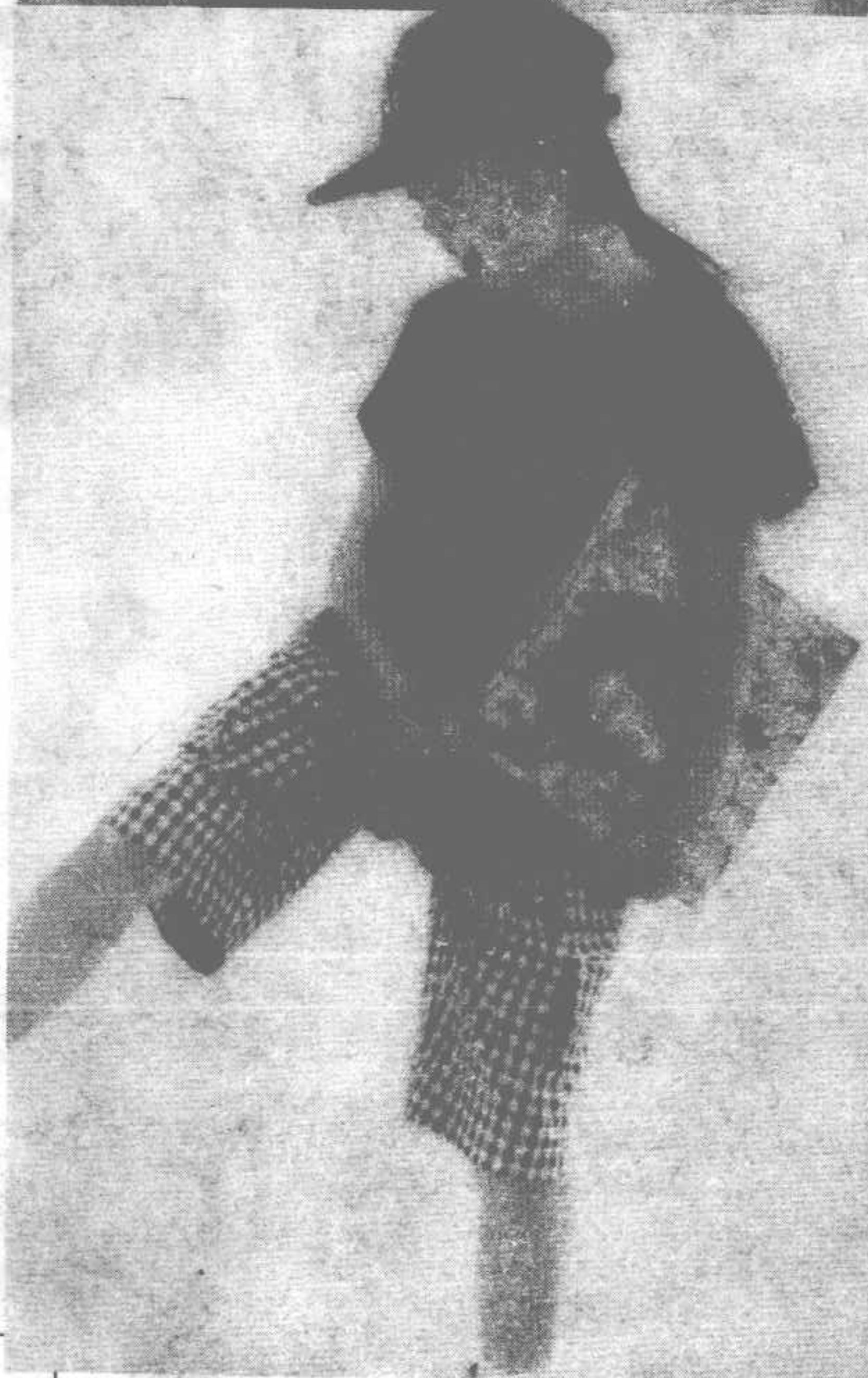
同情我，就给我钱！

聪明伶俐的小女孩——铃，为了生病的母亲，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筹钱。当小偷，用博取同情的眼泪骗钱……为了钱，她什么都无所谓。只是，谁又能洞察她眼神中的悲哀……

要是有时间哭，还不如赶快去赚钱！

铃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被卷入冷酷无情的成人世界，以偷窃为业的婆婆，面善心恶的叔叔，见利丧志的老师……一次又一次的冲击，只有加深她内心的创痛与阴翳。她是否能挣脱桎梏，获得救赎……





目 录

1、同情我,就给我钱!	(1)
2、食客不得违抗主人的命令	(18)
3、被关在房间内的少年呼唤	(35)
4、在舞台上出大丑的是谁?	(52)
5、即使当扒手也要守护母亲的生命	(69)
6、什么知识分子、学生,都下地狱去吧!	(85)
7、可恨的婆婆初次掉泪.....	(101)
8、妈妈不要连你也辜负我!	(118)
9、就算堆再多的钱,我还是我!	(133)
10、拿自己的死换母亲的命	(150)
11、妈妈守着铃父亲的秘密	(167)
12、就算大家都不在也无所谓	(184)

1、同情我，就给我钱！

“砰！”信号枪的声音响起。

若宫国小校园的运动场上，枪声响起的同时，学生们正迈开大步，开始起跑。是六年二班的学生。该班的级任老师片岛智之，手握起跑用的信号枪，凝视着孩子们精力充沛地跑着。虽说是小学生。但从体型上来看，有的却可说是中学生了。因此，大家都跑得很快。

其中有一位女孩从这群学生中脱颖而出，身体虽然瘦弱，但眼看已逐渐超越了其他学生。

那是相泽铃。

她的运脚敏捷，脚步又格外轻盈有弹力，和其他学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。

片岛以手上的马表确认，说不定……就在这一瞬间，铃和其他学生的距离又拉开了许多。

会刷新纪录吧！”

片岛这么低喃着，以认真的目光注视着铃的跑姿。铃从片岛身边跑了过去看得见她额头上湿亮的汗水。

“相泽，还有一圈，要尽全力跑！”

片岛迅速地看了一下马表，对铃出声叫道。这笃定会是新纪录。

然而，转过第二个转角，正要进入直线跑道时，一直以轻柔的步伐卖力奔跑的铃，突然蹲了下去。

怎么回事！？

片岛和其他学生都匆忙往蹲着的铃那儿跑去。

“相泽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肚子……？”

铃一副痛得无法忍受的表情，呻吟般地喊疼，眼眶中含着些许泪光，使得原本明亮浑圆的双眼更加晶莹闪耀，她一定相当痛苦。

“喂，卫生股长！齐藤！带她去保健室，其他人继续跑！？”

铃借卫生齐藤雅子的肩膀站了起来，似乎相当痛苦。她慢慢地踏步出去，片岛一脸担心地自后面看着这两人。

铃和齐藤好不容易走到保健室，不巧里面却没人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齐藤担心地扶着铃坐到床上，“医生不在，会不会上厕所去了？”

铃对着为了自己而担心不已的齐藤微笑着说道：

“齐藤，我不要紧了，你回去吧……我想医生应该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“谢谢”

铃眯着眼睛露出笑容，目送齐藤的背影。

然而，一待齐藤的脚步声远离，铃脸上原本持着的可爱笑容就象谎言般顿时消失了。接着，她从床上跳下来，探看外头走廊的情形后，悄悄地走出。铃的目标是，空无一人的六年二班教室。

一个小时后，六年二班的教室发生大骚动。连级任老师片岛听到学生们来报后，也急急忙忙自教职员室赶到教室去。

“杉田，是真的吗？……会不会忘在家里？”

片岛以认真的眼神对着名叫杉田的男孩问道。

“早上，我亲眼看到我妈把钱放进书包里的！”

原来是杉田要交给补习班的学费不见了。

“上体育课之前明明还在 这里面的。”

“会不会是相泽偷的？她家很穷……”站在一旁的江藤说道，“她都会把供应午餐剩下的面包带回家，生活一定不好。”

“你看见她拿了吗？”片岛不禁提高嗓门问道，“无凭无据的，怎么可以胡说……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片岛察角一个阴沉的视线正注视着他们，原来是自保健室回来的铃一直停立在教室门口。

“老师！”

吉田一发现铃，立刻举起手，“现在，我想针对杉田同学补习费被偷事件进行审判。”

一听到此话，全班同学都出声道：“赞成！”铃面对这种局面，什么话都说不出，片岛也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样。

就在不知不觉间，六年二班的教室已被学生排成法庭的样子。

“现在开庭！”吉田提任法官。片岛一直盯着孩子们看，“等一下，被告应该要有辩护律师，老师来担任，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这个审判就得中止。”

“好，杉田同学的补习费被偷的时间，正好我们在上体育课，相泽中途说肚子痛，和卫生股长齐藤一起不在。”

齐藤对铃木的话感到震惊，“我没拿！我没拿！”她拼命地否认。

“齐藤不在的这段时间很短，确实不太可能往返保健室和三楼的这间教室。”铃木说道，“最重要的是，齐藤家很有钱，没必要偷人家的钱。”江藤补充道，“这么说来，就剩贫穷的那个人有嫌疑了。”杉田追击地说道。

“反对，毫无证据就被称为犯人，不服！”

对于班上群起围攻铃的气氛，片岛插入牵制的意见。

于是，在此之前一直不语的铃，断断续续地开口说话了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大家都要欺侮我，我家虽然穷，但偷人东西这种事，我父母是绝对不允许的……”

接着，铃突然开始放声大哭

“对不起，老师只好不认同这个审判。”

片岛慌张的想保护铃，其他学生反倒以冷冷的目光看着不知所措的片岛，铃即使在大声哭泣当中，仍从覆住眼睛的指缝下偷看班上的情形，原来她根本就是假哭。

“好啦，那我让你们搜身嘛！”

还在流着泪的铃，把自己书包和钱包内的东西散了一地给大家看。接着，竟然说出：“我愿意脱光衣服证明我不是犯人。”

铃站在大家中间，开始动手解开衣服的扣子。

“相泽，好了……”

片岛命令她停止，由于急着想要阻止铃，以至脚被桌子绊倒摔了一跤，结果，裤子一裂裂到屁股。

审判因片岛的摔跤而在笑声中中断。如今，在会议室中，就只有片岛和铃面对面。片岛向全班声称要搜铃的身，事实上是请铃为他缝裤子。

“对不起！”片岛不好意思地搔着头。

“反正我已看惯男人的内裤了啊！”铃说道，“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是无辜的。”

铃把缝好的裤交给片岛。

“相泽……老师不认为是你拿的，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”

“老师相信我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即使我家很穷？”

片岛以微笑回答铃，接着迅速地穿回裤子，“那老师先去教室和大家说一声，叫杉田重新好好调查一次。”

铃的脸上终于恢复了笑容。

“这个，谢谢。”片岛为缝裤子一事向铃道谢，挥挥手走出会议室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铃的笑容变成浅笑……接着低喃道：

“毕竟还是太嫩了。”

只见她露出嗤笑，掀起裙子，从内裤中拿出一样东西——是信封袋，上面有“杉田”的名字，盗取杉田补习费的果真是铃。从保健室偷溜，不，连肚子痛，也是她事前想好的计划。

“片岛老师，祝你青春永驻。”

说完，铃歪着嘴笑了。

铃住的房子已有三十年的屋龄，说是间破烂公寓并不为过。每次一回家都看到房东老太太和父亲悟志在吵架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“我家也要生活啊！已经白住了半年还拿不出房租吗？”

“少罗嗦，你这老太婆！”

悟志朝老太太丢玻璃杯。然而，在这种时刻铃仍若无其事地走进房间，开始啃着供应午餐剩下的面包，她早已习惯了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房东一回去，悟志立刻摊开赌马报纸对着铃说道：

“铃，去买啤酒。”

不过，铃视若无睹地不搭理他。

“没听到我叫你去买啤酒啊！”悟志大声吼起来，拿起空啤酒罐丢向铃。

铃不说话，只是瞪着他看。

“你那是什么眼光？”

“不认真工作、没收入、连妈妈的医疗费也不出，这种家伙还想喝酒！”

铃迅速地反击。

“什么！你又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还养你，你这话是对父母亲说的吗！？”

“父母亲？我只有母亲而已！你只不过是没用的废物！最初看到你还以为你是好人，谁知你和我母亲结婚就不工作了，我母亲为此日夜工作，结果生病了！这算什么父亲！你这个背叛者！”

“不背叛他人是无法生存的，只要是人就会背叛！”

正这么说着时，悟志突然一把抢走挂在铃身上的钱包。

“还我！”

“少罗嗦！”

“去买啤酒！就算偷也要去给我偷来！”

真恨，肚子好饿啊！怎么会有那种大人。铃走在暗夜的巷子，觉得泪水在眼眶中频频打转。四周都是状似幸福的亲子手牵手走着，为什么只有自己……正这么想的时候，一只野狗走到自己脚边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呀！”

野狗可怜的叫着，更挨近她的脚边。

“看什么！我的眼泪很贵的。”

野狗轻摇着尾巴，抬头仰望铃的脸。

“同情我？同情这种事，只有同情施舍的那方舒服而已。”

一台啤酒自动贩卖机出现在眼前，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买啤酒，铃半开玩笑地对着脚边的狗说道：

“去买啤酒！”

野狗吠叫着，往中年男子那边窜去，那个中年男子吓了一跳，一只狗突然这么跳出来，他想也不想地就逃开了。铃趁机偷走那男人留下的啤酒，跑回公寓。然而当铃跑回去时却发现门打不开，好象上锁了，而且屋内的情形似乎有点奇怪，听得到女人妖冶的声音，该不会是在调情吧！？铃在心中这么嘀咕着，猛力把罐装啤酒砸向窗玻璃，玻璃的破碎声响起，铃和跟着她的野狗一起往公园跑去。

“唉——看来今天是回不了家了。”

那只狗还是歪着头仰望坐在长凳自言自语的铃，接着，贴近铃的脚边。

“真温暖。”

铃撕了一块带在身边的面包拿到狗的嘴前，“这是今晚的棉被费……你要有血统书的话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了。”

铃抱着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夜空中，只有月亮闪耀着，仿佛在守护铃和狗。

翌晨，铃到学校看见教室的黑板吓了一跳。只见黑板上写了斗大的“女小偷”。她飞快地瞥了一眼其他同学，他们都以冷冷的眼光看着自己，而且自己的课桌也不见了，原来是被扔到阳台上。铃一言不发地走到阳台，江藤仿佛守株待兔般，立刻自教室内上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级任导师片岛走进教室。

“为什么这么残忍！？”

片岛看到黑板上的字不觉脱口而出，“这是谁写的！？”他转身面对学生，发现相泽的课桌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！？他低头往下看，那不是相泽站在阳台上吗？

“相泽！”

片岛赶忙让相泽进到教室里。

“做的人向相泽道歉。”

不过，学生们却闷不吭声佯装不知情。

“是谁做的”

就在片岛出声盘问的同时，铃带着书包奔离教室。这种班级不来上课也罢，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！尽管知道片岛在后面死命地追赶，铃还是一个劲儿地跑出校门。

对铃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去见母亲，除此之外其它的事都无关紧要。只要一想到能和母亲见面，就算被人在黑板上写“女小偷”也无所谓。

铃气喘吁吁地向关东中央医院三〇二室飞奔而去。

铃的母亲阳子正好在接受永井医师的检查。

“妈妈！”

铃的脸上露出至今从未示人的灿烂的笑容。

“铃！”

阳子眯着眼睛露出温柔的微笑迎向铃，铃撒娇地抱住母亲。

“小铃，你给妈妈带来活力喔！”永井医师检查完后微笑地步出病房。

“还很不舒服吗？”

铃把来医院途中从公园偷摘的花放进杯内。

“不会，医生说快可以出院了。”

一听到此话，铃的双眼一亮，“啊！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？”

“呃，下个礼拜吧！下个礼拜。”阳子看到铃欣喜的表情，微笑地回答道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“让你爸担心，也害铃孤单了。”

听完阳子的话，铃的表情一暗。

“……妈妈真的……喜欢爸爸吗？”

“…… “如果爸爸认真工作，妈妈就不会生病了……”

“……喜欢啊，所以才拼命工作。”

即使母亲这么说，铃还是不相信谁会喜欢那种男人，她认为母亲在说

谎。

“是因为寂寞吧！才会和那种人……”

“你不可以那种人、那种人的叫爸爸，妈妈喜欢爸爸，所以听铃叫他那种人，妈妈会难过……”

阳子垂下目光低声说着，铃在当时确实看到母亲眼内的悲哀。姑且不论那个男人的品性如何，有个说自己父亲坏话的女儿，做母亲的心里必定不好受。

“对不起，妈妈……对了，我要去养老院唱歌，我先唱给你听。”

说完，铃以大声、清脆的嗓音唱出“向星星祈愿”。阳子对着一直凝视自己眼睛唱着歌的铃，回以温柔的笑容，专注地聆听着。

对铃而言，幸福的时光瞬间消逝，一转眼已是黄昏。她们不象一般的母女可以一直相聚，铃得回家了。不过，这却是段非常满足、温馨的时光。单单只是恢复会向母亲撒娇的女孩，铃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

“我该回家了。”

铃说着，温柔地握住阳子的手。

“要和爸爸好好相处喔……要相信人有缺点也有优点，做任何事都要认真。”

铃静静地点点头，阳子微笑着，

铃重新背好书包，走到门边，慢慢地回过身来。

“妈妈……我好爱你。”

“妈妈也好爱铃。”

铃笑容满面地走向走廊，心情好到不自觉地哼着歌，毕竟和母亲相聚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。铃边跳边走地经过护士站前，就在这时候，笑容自铃的脸上滑落，令人不敢置信的事传进铃的耳朵。

“相泽太太要出院？”

医疗室传来护士的声音。

“病情好象越来越恶化了。”另一个护士的声音。

“大概是想与家人留下最后的回忆吧……”

“可是，不论多困难的手术，只要成功的话……”

“不可能的，连住院费都欠的人，哪来那么多钱？”

“是啊，光手术费就要五百万元左右啦！”

铃大吃一惊，只觉眼前发黑，出院原来是为了与家人留下最后的回忆，根本不是恢复健康。铃的眼中充满泪水，眼珠微颤。我该怎么办……为了帮助母亲，我到底该怎么办……

孩童的歌声响起，是“向星星祈愿”的曲子。

若宫国小六年二班的学生们正在为长寿馆的老人表演歌唱，老人们也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上卖力唱歌的孩童们，其中有些老太太还和着歌一起摇头摆脑。

铃也在这群孩童之中，然而，数天前护士们所说的话萦绕在她的脑中挥之不去，因此和其他孩童比较起来，她的表情显得阴暗。

唱完歌后，由吉田致辞，“今天，我们若宫国小六年二班的学生，将当各位老先生、老太太们的孙子，和大家相处一天。”

老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献唱之后，是和老人们一起玩槌球，大家都往槌球场走去，可是却有一位女孩往反走——是铃。

铃躲躲藏藏潜入长寿馆一〇二室，她看四周空无一人，立即搜起老人们堆放在一旁的行李，一发现皮包就往外掏，然后将钱迅速放入自己的皮包内。

“还有没有……”

铃还在查看其它行李时，馆内的女职员抱着床单走进房内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！？”

铃已经无法逃脱，当场被逮个正着，任何骗词都不管用，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回头看着那位女职员。

馆内的会客室里，铃和警官隔桌相对而坐。片岛以有位老人身体不舒服为由，要其他学生们回学校去。如今，别无他法只有让警官调查铃了。片岛认为即使是自己的学生，他也不能妨碍警官调查。铃在会客室中，不知被盘问些什么……

“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？”警官斥责铃。然而，他的眼睛却不觉有怒

意，“偷钱是要坐牢的。”

铃听他这么一说顿时露冷笑。

“会抓小学生去坐牢的，大概只有叔叔你吧！”

“我只不过是在打扫皮包而已。”

“打扫？”

这次警官的眼神很明显地改变。

“对啊，不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怎么打扫！？”

“少胡说了，你是在偷窥，现行犯啊！”

“你又没有看到。”

警官叹了口气，摊开笔记本，“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址，我看不问你父母，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母亲会很难过的。”

“妈妈……”，有一瞬间，铃被警官的话打动，但她立刻撇开这种感觉。

“他们已经活够了，还有那么多钱，不可惜吗，所以我才下手的！”

警官听她这么一说，不禁打了她一耳光。

“真是可怕的小鬼。”

铃出其不意地往警官的脸上吐口水，警官或许是一时气昏了头，竟揪住铃的胸部，这时，铃突然开始脱起内裤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！？”警官说话的同时，铃拉大嗓门叫着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
片岛和老人们听到她的叫声，冲进房间内。铃一看到片岛，立刻跑过去紧紧抱住他。

“这位警察先生，脱我的裤子要处罚我！”

铃抽泣地控诉着，吃惊的反而是警官。

“这种事我……”

然而，站在房间门口的老人们和片岛，都瞪着警官看。

“不是，不是啦！这孩子……”